

她，是來實驗農場打工的 20 歲青春大學生，
他，是來農場躲避催婚的 30 歲設計界大神，
她不了解他，誤以為他是打零工的大叔，還是執著的喜歡他，
他不了解自己，誤以為只是逗逗可愛的女生，這並不是愛情，
然後有一天，他被小女生用他最擅長的戀愛「復仇」了……

身為一個對女人「閱歷」頗豐富的成熟男人，江離不得不承認他對楊芯瞳有些迷惑。

她喜歡他，毋庸置疑。

是女生對男人的那種喜歡，很肯定。

她常跟他鬥嘴，說年齡不是問題，戲弄他的時候喊他大叔，喊他江離時卻又帶著羞怯。

她的喜歡讓他感到困擾，但若她此時收回她的喜歡，他又會略感到失落。

他喜歡跟她鬥嘴，並樂此不疲，在她面前，他沒有一貫該秉持的「形象問題」，而是很隨意且隨興。

但若要說他是喜歡上她了？不，並沒有。

她完全不是他會選擇的異性類型，年紀外型個性……等，沒有一樣符合他的需求。

他不婚，所以絕對不會挑一個會對婚姻有所期盼的女人，也絕對不會挑一個會對愛情認真的女人，更何況是一個對愛情認真的小女生。

但他又忍不住會去逗她，也並不排斥她的靠近，儘管他不主動，不過每次只要她一靠上來，他的嘴角就會忍不住輕揚……

這好像不太好。

江離在溫室外抽煙，蹲著，面對小花圃裡的小紅花兒，若有所思。

楊芯瞳要劉佳蓉先回去工作後，她緩緩的走向江離，步伐放很輕很輕。

在靠近他時，就見江離對著小花兒喃喃自語，沒有察覺她的到來。

楊芯瞳用手輕拍了一下他的肩，江離火速回頭起身，楊芯瞳的動作也很快，在他回首的剎那，傾身要找他的唇。

然後……悲劇就這麼發生了。

一個要起身，一個要傾身，江離的頭頂撞到楊芯瞳的下巴。

「啊！」楊芯瞳發出慘叫，摀著下巴，痛到眼睛都紅了。「痛、痛……痛……」

江離摸摸頭頂，皺起眉頭，他也痛，但肯定沒她那麼痛，畢竟頭頂比下巴還要硬。

看她那樣子，江離是又氣又好笑。「叫妳偷襲！」

「嗚嗚，不偷襲搶不到啊！」楊芯瞳覺得她的下巴肯定扁了。「你的頭是什麼做的？好硬。」

「頭還能什麼做的，總不會是石頭做的吧，還有，沒事別亂講男人硬，會被誤會。」

楊芯瞳愣住，片刻後眨眨眼大喊，「江大叔，你要流氓！」

江離輕咳了咳，堅決否認自己要流氓這件事。「妳剛剛說不偷襲搶不到，妳是要搶什麼？」

「搶你的吻，順便送出我的初吻啊！」楊芯瞳說的理直氣壯。

江離真的是被氣笑了。

「這耍流氓的到底是誰？」他說著，手伸了出去，本來想揉揉她的頭，又覺得這動作太過親暱，於是他又伸出另外一隻手，兩隻手捏住她的臉頰往旁邊一拉。

「啊……」楊芯瞳再度慘叫。

她紅著眼很委屈的瞪著江離，再加上兩邊的臉頰被拉開，那模樣真是可笑又可愛到了極點。

江離放開手，捧腹大笑，笑得很開懷，跟平常淡漠的樣子差異甚大，逗楊芯瞳小朋友真是太好玩了……

在農場裡工作，說有趣是挺有趣的，不過位置較荒涼，想要來點熱鬧的都還得開車開上一段時間，黃花菜都涼了。

所以樂趣是要自己找的。

剛好暑假來了比較多打工的年輕人，年輕人愛熱鬧，想法就多了，幾個人先起了點子，傳來傳去最後拿定主意，老闆跟老闆娘也同意，於是大夥決定——來場烤肉 Party 吧！

在員工餐廳工作的歐巴桑很給力，答應幫他們這一群年輕人採買烤肉工具跟食材，讓他們列出清單來。

老闆更給力，大筆一揮給了娛樂費，這下子大家都嗨了。

有個在農場工作多年的阿姨，說那天會給他們搬來活動式卡拉 OK，讓他們盡情的歡樂。

烤肉定在禮拜六下午四點開始，那時候太陽才稍微溫和一點，餐廳的歐巴桑幫他們把肉都給醃好了，豬肉雞肉牛肉羊肉，喜歡吃哪一種都有；蔬菜類選擇更多了，畢竟是農場嘛，自給自足，自家沒種的，好比玉米茭白筍金針菇之類的，歐巴桑也幫忙買了，海鮮呢？農場有養魚；蝦子呢？員工阿伯免費提供自家養的；飲料是中午出去送貨的員工幫忙買回來，而且很上道的不含酒精的、含酒精的……就是啤酒也搬了好幾箱。

幾乎是全部農場的員工都參加了這個烤肉派對，住在宜蘭當地的員工阿伯阿姨們還攜家帶眷來，老闆跟老闆娘也來了，大家 High 成一團。

江離也參加了，他坐在角落，姿態悠閒，手裡端著楊芯瞳幫他準備好的一盤食物，另外一隻手也被塞了瓶冰啤酒。

「不要喝太多喔。」楊芯瞳交代完就跑了。

江離的目光追隨著楊芯瞳的身影，她還真忙呢，因為天氣熱她換了件白色短褲搭配黑色 T 恤，T 恤有點短，隨著她的動作，偶爾被拉高露出她的小蠻腰，頭髮紮成一顆丸子，配上她那逢人就笑得甜美的臉龐，江離知道有些年輕男孩們的目光會偷偷的跟著她移動。

她一會兒幫忙烤肉，一會兒幫忙端送食物給長者，有誰喊她她就往哪兒幫忙，似

乎活力永遠用不完。

年輕人嘛，嘖，真是青春無敵。

江離烤肉吃的不多，啤酒倒是喝了不少，他的酒量本來就好，要他醉不太可能，不過今晚可能他刻意讓自己放鬆，幾瓶啤酒下來就微醺了。

楊芯瞳此時稍微閒了下來，跟幾個年齡相仿的女生坐在一起，她們不知道正在聊什麼話題，邊聊邊笑，開心得很。

異性相吸，尤其是青春正揮霍的大學生，幾個男生被吸引，走過去加入她們，江離發現有兩個男生一左一右的在楊芯瞳旁邊落坐，很獻殷勤。

江離挪開視線，又開了一瓶啤酒喝，很快就喝盡，心頭有股說不上來的奇怪感受。悶悶的，應該是氣候的緣故吧，在英國太久，他並不習慣台灣的濕熱，江離替自己找了個藉口。

楊芯瞳覺得坐在她身邊的兩個男生有點煩，本來一群女生聊得好好的，他們幹麼加入，加入也就算了，還總是喜歡說黃色笑話。

這種男生說好聽一點是詼諧幽默，說難聽一點就是把下流當風流。

其實在男生們來之前她就想離開了，她看見江離一直坐在角落，偶爾會有些人路過跟他說兩句，但停留都很短暫，大家三五成群聊天，只有他習慣獨來獨往，彷彿不說話比說話自在些。

坐在她隔壁的那個男生約她去唱歌，楊芯瞳說她五音不全就不獻醜了，然後她突然站了起來。

「去哪？」那男生問。

「上廁所。」

楊芯瞳尿遁成功。她是真的去上廁所，只是之後沒回原來的地方，而是來到江離身邊，一靠近時她就皺眉頭了。

「你喝了多少酒啊？」一身酒氣。

還好他眼神看起來都還挺清朗的，大叔的酒量應該很好才是，不過楊芯瞳還是把他手中尚未喝完的啤酒給搶了過來擱到一旁。

「不准再喝了。」

江離倒也無所謂，反正他喝酒也是因為無聊，現在她來了，他就不無聊了。

「這是妳第二次搶我的東西了。」真是個愛撒野的小孩子。

「煙跟酒都不是好東西。」楊芯瞳跟他並排坐了下來，肩靠著肩。

第一次她沒收他的煙，這一次是酒……江離看向楊芯瞳，因為兩人是並排坐，想要看著對方說話就得把身體微微側過來。

「今天這麼 High，大家都喝翻了。」她就偏來管他。

「他們是他們，你是你。」

「小朋友，妳這樣不行，太愛管了，男人會厭煩的。」

是這樣嗎？楊芯瞳猶豫了一下，她把放在旁邊的啤酒遞還給江離。「那還你，你喝吧，不夠我再去拿！」

江離揚起一邊的眉。瞧，這還使性子了呢，他將啤酒拿了回來，不過是擱到自己

另外一邊的位置，沒再喝了。

算是默認了她的「管教」。

他用下巴努努另外一頭。「怎麼不去跟他們玩？」

「無趣。」楊芯瞳伸伸腿，剛剛走來忙去的，腿很酸。

江離瞄了一眼她的腿，楊芯瞳身高不算高，但那一雙腿挺修長的，再加上肌膚雪白，還挺誘人的。

「怎會無趣？我看妳剛剛笑得挺開心的。」

「坐我旁邊那個男生盡說些黃色笑話，自以為好笑，都已經是大學生了，怎麼還跟中二生沒兩樣。」楊芯瞳說著說著突然睜大眼看向江離。

「你怎麼知道我剛剛笑得挺開心的？你偷看我喔？」她笑樂了，大叔偷看她耶，開心。

「別笑得跟二愣子一樣，我只是無聊，隨意看看。」

楊芯瞳嘟起嘴。「就不會撒個謊哄我開心啊。」

「大人不可以對小朋友撒謊。」嘴巴是這麼說，但江離卻有些心虛，他的確是撒謊了。

摸摸鼻子，這是他心虛時的動作，還好楊芯瞳並不知道。

「大叔。」

「嗯？」

現在他們都沒有看著彼此，而是都注視著前方，看著來來往往歡樂大笑的同事們，此時似乎只有他們兩人所處的這一角落是安靜的、是時間靜止的……

楊芯瞳猶豫了片刻，才開口說話，「再不到半個月，我在這邊的工作就要結束了……」

「嗯。」江離算算時間，在楊芯瞳打工結束後不久，爺爺奶奶在台灣探親的行程也差不多了，他也該走了。

在那之後，他跟小朋友就像兩條線在短暫交集後，從此往不同的世界而去。

「你是不是可以……」

楊芯瞳話還沒說完就被遠處的一陣喧譁給打斷，一群人開始唱起卡拉 OK，在音樂前奏之後，有個輕緩的男聲響起——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最怕朋友突然的關心

最怕回憶突然翻滾絞痛著不平息

最怕突然聽到你的消息

想念如果會有聲音

不願那是悲傷的哭泣

事到如今終於讓自己屬於我自己

只剩眼淚還騙不過自己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這裡

過得快樂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鋒利的回憶

突然模糊的眼睛

（歌名：突然好想你；詞曲：五月天阿信）

唱歌的男生歌聲很好，在略微低沉的聲線中將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連帶的將現場所有人的情緒都帶了進去。

包括楊芯瞳。

她好怕以後跟大叔相處的點點滴滴只剩下回憶。

在情緒的衝動之下，在那個男生癡情溫柔的歌聲中，楊芯瞳忽地伸手捧過江離的臉頰，將唇印上他的。

江離有一剎那的錯愕，沒有反應，但她不肯放手，眷戀著他那略帶著酒味跟淡淡煙草味道的唇。

她終於將自己的初吻給送出了……

楊芯瞳作夢也會笑醒，她成功把自己的初吻送出去了，還是送給自己喜歡的男人，雖然那是強吻，不算是兩情相悅。

她閉上眼睛都可以想起當時的畫面，在沒有人注意到的角落，在溫柔的歌聲中，她吻上他的唇……

然後，她跑了。

對，強吻完後就落荒而逃，連看江離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衝動果然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這幾天她躲江離躲得有點兇，除了害羞之外，就怕被他訓，就怕被他說教。

她知道現在他們之間不可能，可是好希望他能夠等等她……給她一點時間，等她再長大一些些……

唉，以為已經做好心理建設，但隨著離開農場的日子越來越近，卻難免憂鬱了起來。

吃完晚餐後，楊芯瞳對準備到隔壁打線上遊戲的劉佳蓉說，她要出去散散步，拿了件薄外套披上就出門了。

她還在絞盡腦汁，想如何跟江離道別離，如何把話說得婉轉，如何說服他繼續跟自己聯絡……

走著想著，想著走著，然後她聞到淡淡煙味……一抬頭就對上江離那雙深邃的眼。

她傻了一下，腦袋想著，現在轉身往回走會不會躲避得太明顯了。

身體跟不上腦袋的思維，最後只能像呆子一樣愣在原地。

江離捻熄了煙朝她走過來。「怎麼？不躲了？」

楊芯瞳乾笑兩聲。「哪、哪有躲，就是最近比較忙……」

「敢耍流氓有本事就別躲。」

「才不是耍流氓，人家那是真情流露。」她的初吻耶，怎麼能說是耍流氓。嗚嗚，想哭……

江離看楊芯瞳一副不甘心快哭的模樣也不逗她了，輕嘆了口氣。「小傻瓜，初吻一輩子只有一次。」

送給他這個對愛情對女人都漫不經心的人太不值得。

「所以才要送給自己心儀的男人，我一輩子都不會後悔的。」楊芯瞳看著江離有些挑釁的說。

「一輩子有多長，妳這才二十歲的小女生跟我談一輩子。」

「一輩子很長，大叔你也才三十歲沒啥資格談一輩子。」

這嘴鬥得……江離還真不知道該接什麼好，想想，在米蘭在他的工作領域裡，好像還沒有人敢這樣跟他說話。

這楊芯瞳恐怕會讓他記住一輩子，就算以後他們是在兩個國度裡過著平行線的日子。

「妳這張嘴還真不吃虧。」

「那你……不生氣了？」楊芯瞳偷偷注意江離的臉色。

「妳哪隻眼睛看到我在生氣？」

「有，兩隻都看到了，看得清清楚楚，這幾天你的臉色都很難看，擺明了生人勿近、內有惡犬的樣子。」

生人勿近？內有惡犬？據某人說自己是中文系的高材生，這樣的形容詞用得對嗎？況且他臉色難看是因為她強行魯莽的把初吻送給他，之後卻躲他躲得彷彿他是魔鬼似的。

「楊芯瞳小朋友……」江離咬咬牙。「妳再繼續貧嘴看看！」

楊芯瞳趕緊做了一個在嘴上拉拉鍊的動作，心裡大鬆一口氣，還好江離並沒有因為她的衝動而從此不理她，拉開兩人的距離。

大叔跟小朋友依舊是「朋友」，太好了。

楊芯瞳想要打鐵趁熱，這個時候跟大叔要求可不可以交換聯絡方式，手機號碼或社交軟體，或 Email 也行，只要她開學以後可以繼續跟他保持聯絡……

但想想，這時候提出要求，江離可能會覺得她得寸進尺吧，還是等等，大概再幾天，她臨離開前，求求大叔，或許大叔會一時心軟應了。

這個時候大叔可能還在惱她，千萬不可再提出過分的要求。

楊芯瞳露出討好的笑容，江離只能無奈的抹抹臉。「不許再這樣了。」

不許再這樣是指哪樣？不准再強吻他了嗎？

喔，不，她當然不會，楊芯瞳在心裡頭偷偷握拳，期許下一次親吻是光明正大，而且是大叔主動！

這一晚，楊芯瞳伴隨著月光好心情的返回宿舍，睡了一場好覺，作了一個好夢。而江離也心情挺不錯的返回宿舍，卻在洗完澡後接到他的經紀人簡妍從法國巴黎

打來的電話。

簡妍的口氣很嚴肅，有大事發生，要不然她也不會打擾在台灣休假中的江離。

「事情有點嚴重，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提前結束休假。」簡妍將狀況大致說了一下。

大約一個月前，巴黎某個新創品牌推出一系列的居家設計頗受好評，但不久之後就被質疑某些成品似乎有抄襲 River 的嫌疑。

River 在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都是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居設計師，拿過無數次的設計大獎，新創品牌推出的系列沒有百分百的抄襲，他們也不敢，但幾乎是八成以上的類似，只是精緻完整度跟藝術表現度不如 River。

作為 River 的經紀人，簡妍跟律師商議之後寄出律師函，沒想到此舉卻把對方給逼急了。

該品牌的設計師跳出來「澄清」，他說，他跟 River 是 RCA 的同班同學，這些設計的初步構想跟原圖都是他的，也就是說……River 竊取了他的構思跟設計。

江離聽完了以後冷冷哼了哼，不過是跳梁小丑，他還需要竊取別人的構思嗎？如果他是靠竊取而獲獎的話，那麼當年那個人怎麼不跳出來說？

而在畢業以後他得到的設計獎項更多，難道都是他去竊取他人的成果嗎？

「我當然信你，不過他的言論在歐洲設計圈已經造成譁然，我現在正要飛米蘭，我需要跟律師還有工作室擬一份三方的聲明，而這份聲明我希望能夠由你親自開記者會時提出。」

江離本來不想理會的，但心忖會讓女強人簡妍認為緊急的大事，看來造成的風波肯定不小，已經損害到 River design 工作室的權益跟形象。

「好吧，我即刻趕回去。」

「太好了，機票我已經讓 Marco 訂好了，他應該已經發訊息給你，我們工作室見。」簡妍說完就掛了電話趕飛機去了。

也就在同時，手機傳來訊息，是他的助理 Mraco 傳來的班機時間。

江離微皺起眉頭，是台灣時間明天凌晨的飛機，很趕。

他先撥了電話給舅舅，要麻煩舅舅大約一個小時後到農場來接他，接著他開始收拾行李。

他的行李很簡單，收一收就一個登機箱大小，然後他撥電話給人在台北的母親，當然免不了被一頓碎念，反正他就要離開台灣了，念就讓她念吧。

母親大人的功力了得，一念就是半個小時，江離覺得他這輩子的好耐性應該都給了他娘。

終於在耳朵發麻之際，母親大人饒過他了，江離趕緊接口說：「我凌晨的飛機回米蘭，工作室有急事我得回去處理，爺爺跟奶奶那邊幫我說一聲，我事情處理完就會回台灣接他們。」

江離的母親白愛琳，曾經的大明星，這下子瞬間爆炸。「你快滾吧，你爺爺奶奶我跟你爸會親自送他們回英國的。」

電話被切斷了，江離心忖，不曉得母親大人有沒有火大到把手機給摔了，應該是

有吧，不過該破費的是他老爸不是他。

也難怪白女士會這麼火大，唯一的兒子難得回台灣，卻躲她躲得跟什麼似的，要他找個女人結婚好像要他的命一樣。

還有約半個小時他就要離開農場了，江離將行李箱蓋上鎖住，隨身攜帶的筆電放進電腦包裡，這個時間點宿舍裡的人應該都就寢了吧。

他突然想起楊芯瞳小朋友……

晚上分開前她笑咪咪的眼都彎成跟月亮一樣。

「大叔，晚安，明天見。」小朋友永遠活力十足，說明天見時還笑得那麼開心。

他當時也回了句，「明天見。」

看來明天是見不到了，他提早劃下了休止符。

江離在猶豫著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說一聲……再見呢？

再見？他們之間還會再見嗎？

其實沒有那麼難，如果他願意跟小朋友繼續保持聯絡，那麼他們就算距離大半個地球，也不會是兩道平行線。

但那又如何？跟小朋友在農場的相處還不錯，算得上愉悅，她對他有男女之間的喜歡，他對她呢？

江離低笑了笑。

小朋友絕對絕對不是他會挑的那種女人類型。

江離將手掌攤開在自己眼前，翻了又看，看了又翻，似乎在做什麼決定。

忽地，手機鈴響，是舅舅打來的，說他已經到農場門口，江離說了聲好後掛掉電話，起身拉行李，另外一手提著他的電腦包，離開宿舍。

男女宿舍其實是合棟，只是中間隔了兩條樓梯無法越界，但從男生宿舍這頭還是可以看到女生宿舍那邊。

他記得小朋友是住在二樓最靠邊的那一間，江離停留在樓梯口深深的看了一眼後才提起行李下樓。

江離的步伐很大，提著行李在黑夜中步出農場，上車。

「你這也太匆忙了。」

「沒辦法，工作室有重要的事得處理。」

「嗯，工作重要，下次回台灣記得再來舅舅這邊住上幾天。」

「一定的。」

只是不知道那時候還會不會有一個小朋友成天兜著他找他鬥嘴……

應該不會再有了吧。

楊芯瞳一大早就覺得不太對勁。

吃早餐的時候沒有看到大叔，以為他睡晚了，或是早吃完上工去了，可她開始工作以後卻發現怎麼樣都沒看到江離的身影。

於是她問了常常跟江離一起工作的幾個阿伯、叔叔。

「阿離喔，今天都沒看到咧，休假吧。」

休假嗎？但昨晚大叔沒說啊，不過以大叔的脾性，休假肯定也不會說。

第二天，楊芯瞳依舊沒看到江離，內心的不安越升越高，她又沒有大叔的手機號碼，問別人，別人也不知道，畢竟大叔在農場算獨來獨往的人物。

而且據說兩個月前他就好像空降部隊一樣，突然來到農場，他那模樣看起來真不像是會在農場工作的人，不過他看似個性孤僻不愛說話，卻很快就能融入大家一起工作，遇到粗重的工作也會主動攬活，看似不太好親近，但該做的事都會做，不用他做的事也會幫忙，對農場裡的老員工很敬重，對暑期來打工的大學生態度比較淡漠，只有楊芯瞳除外。

楊芯瞳心知那是因為她黏著他，他多少有一些是被迫的。

耐不住心裡的慌，她跑到辦公室找老闆娘，想問江離是不是休假？他會休幾天？

因為再過三天她就要結束這邊的工作返回台北，學校要開學了。

當她同老闆娘問起江離時，老闆娘一臉納悶的反問她。

「找他做什麼？」

楊芯瞳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老闆娘，也就是江離的舅媽，她是不知道一個大學生要找江離做什麼？不過既然江離沒有特別交代，那麼她就什麼都不會透露。

「他離職了。」

楊芯瞳當下聽到自己藏在左胸膛裡的心臟暫停了好幾拍。

「這麼突然？」

「嗯，據說有急事要處理，我也不好為難人家，都是鐘點工而已，薪資結算給他，他當晚就離開了。」老闆娘邊說邊打量楊芯瞳的臉色。

有點蒼白，似乎不太敢相信。

「老闆娘妳有江離的聯絡方式嗎？」不管是哪一種，只要能聯絡上他。

老闆娘質疑的打量起楊芯瞳……

她想起來了，這個女孩子曾經扭傷了腳，是江離抱她進到辦公室裡來敷藥，該不會是因為這樣而喜歡上江離？

這女孩子才幾歲？她記得履歷上寫著大三升大四，二十歲而已吧，跟江離足足差距了十歲之多。

不管只是一時的情迷或是真心喜歡，兩人都不相配的，為了不給江離製造麻煩，也讓女孩子早點死心，她搖搖頭。

「只是臨時工而已，資料當初是有留，但他一離開後我就銷毀了，就算沒銷毀，這也是個人隱私問題，我是不能給的。」

楊芯瞳眼眶一紅，很想求老闆娘……

但她咬咬下唇，都咬出齒印了，最後仍什麼都沒說出口，點了點頭表示謝意，離開了辦公室。

站在辦公室的屋簷下，楊芯瞳仰首望著天，避免眼眶的淚水流下，只見天邊堆積起層層烏雲。不知道她這樣站了多久，突然感覺臉頰有著冰冷的濕潤，她抬手抹

去，濕的……是眼淚嗎？

答答答……偌大的兩點落了下來，她不知道落在臉頰上的到底是兩滴還是眼淚。大叔就這樣離開了，連句話連個字都沒有留下，心腸還真是硬呢！

臭大叔，楊芯瞳在心裡頭罵著江離，她知道他應該是不想留給她任何希望，但不告而別會讓她很難過很難過……

會讓她忍不住罵他……

臭大叔！如果還有機會碰到你的話，我一定會狠狠揍你一頓的！

許是之後淋雨走了一段路回宿舍，又或者是心太痛的緣故，當天晚上楊芯瞳就發高燒了，還好隔天就燒退，去看了醫生吃了藥，楊芯瞳依舊回到工作崗位上。八月底原本應該是豔陽高照的日子，卻因為颱風靠近，外圍環流影響，竟然一連下了三天的雨。

就在她離開農場那一天，雨依舊下著，她拉著行李回首農場大門，她就是在這裡初遇到江離，一顆心怦怦悸動個不停。

大叔再見，希望我們能夠再見！

四年後。

不管是在雜誌社還是設計公司上班，最大的好處就是挺自由的。

一踏出「離岸」楊芯瞳就說還有事不跟池貞慧回公司了，池貞慧也沒說什麼，逕自開車離開。

楊芯瞳發 LINE 給喬茉。

——我在妳公司樓下了。

——有點狀況，我大概還要一個小時，妳先在隔壁喝個咖啡？

——OK。

一般的商業大樓好像都有個不成文的規則，一樓絕對有咖啡廳，讓大樓裡的公司員工方便約人聊公事或是訂購下午茶，而且生意都挺好的。

楊芯瞳點了咖啡以後發現位子只剩下戶外人行道旁的位置，她套上黑色羊毛短版外套，拿出筆記型電腦，趁這空檔工作。

大概六點左右，莊衍岸準備下班，推推一直把一雙長腿擱在他茶几上的大爺，要他醒來準備吃飯去。

江離跟莊衍岸搭電梯下樓，他按了一樓跟 B2 的按鍵，莊衍岸看他一眼。

「我到公司外頭等你。」

「噢。」

江離站在大樓外頭側邊等著，從牛仔褲口袋裡拿出煙來，點燃，放進嘴裡，他有煙癮，卻好像沒有人敢說他，甚至還有女人說他抽煙的模樣很性感、頹廢，讓她渾身發癢，想跟他上床……嗯，真是有病。

記憶中，就好像只有小朋友敢搶他的煙，敢叫他少抽點，身體要緊。

這台灣有毒，怎麼他一回來腦袋裡竟然有空間來回憶過往……眯著眼，他的視線

很自然的掃向一旁左右。

大樓的左邊是家連鎖咖啡廳，綠色的招牌底色很醒目，從咖啡廳的落地窗看進去，生意好得不得了，就連路邊的咖啡座都坐滿了人。

江離的視線突然一頓，有個熟悉的臉龐映入眼簾。

他的視力很好，所站的位置距離咖啡廳也沒很遠，那個女人從位子上站起來，穿著黑色短版外套，下面則是白色裙子，身材纖細婀娜。

女人的頭髮極短，倒顯得那張白皙臉龐上的五官特別清晰。

比記憶裡的她多了幾分成熟，更漂亮也會化妝了，更會打扮自己，那模樣好像不能再喊她小朋友了。

江離的喉結動了動，攆熄煙，丟進一旁專為大樓吸煙人口準備的垃圾桶。

多少年不見了……四年了吧，應該說那一年他不告而別以後，就沒想過兩人會再見面。

他沒料到自己對小朋友的印象跟記憶竟然烙得如此深。

呵，他輕笑，眼睛沒離開過小朋友……喔，不，不能再喊小朋友，她的名字是……

江離思索了一下，對，叫楊芯瞳。

他真的還記得，挺神奇啊。

叭的一聲，是莊衍岸已經將車開到門口，提醒江離上車，江離收回視線，大步走向好友的 BMW，開門上了副駕駛座。

也正巧遇到了紅燈，江離上車後，車子沒動，於是他轉頭看向車窗外，楊芯瞳跟一個穿著紅色大衣的長髮女人，兩人看著手機螢幕似乎正在討論什麼，有說有笑的，就算隔著一段距離也能感受到她們的歡愉。

莊衍岸說了什麼江離沒聽進去，他偏過頭順著江離的目光也往車窗外看去。

「想說你在失神什麼？原來是在看美女。」

楊芯瞳跟喬茉，一個亮麗、一個美豔，又會穿著打扮，身材窈窕，兩位美女吸引了不少路過男人的目光。

「美女嗎？」江離低低一笑，曾幾何時，青澀的小朋友也被稱之為美女了。

「咦，原來她們兩個是朋友。」莊衍岸認出了喬茉跟楊芯瞳。

「你認識？」

「嗯，穿紅色大衣那個是我們『離岸』的員工，叫喬茉，長得挺漂亮的。」莊衍岸對喬茉有印象是因為她是他應徵進來的，容貌豔麗還有實力，所以就記住她的名字了。

「不是她，是穿黑色外套短頭髮的那個。」江離根本沒注意到喬茉，注意力都在楊芯瞳身上。

「啊，那個啊，就今天來『離岸』拜訪的雜誌社編輯其中一個，有遞名片，但我沒仔細看，好像是新任主編。」

「名片呢？」江離問了聲。

莊衍岸真真錯愕了，就連紅燈變了都忘記踩油門，被後頭的車子叭了一下才驚覺。他趕緊將車子往前開。「沒留著，可能祕書收走了。」

「讓祕書拿下來。」

「現在？」莊衍岸提高音量，驚訝極了。

「對，現在，我要。」

莊衍岸不敢相信，他這好友什麼時候對一個女人這麼執著……真是好奇，好想問，但又不敢問，只好趕快打方向燈路邊臨時停車，然後打電話讓還沒下班的祕書將名片給送下來。

等江離拿到名片後，他們才前往餐廳吃晚餐，江離沿路一直打量著手中的名片，原來他的小朋友已經是雜誌社的主編了。

挺行的嘛！

莊衍岸忍得很憋屈。好奇心像貓爪一樣都快要把他的身體給抓爛了。

他欲言又止，好想問但又不敢。

「你想問什麼？」倒是江離開口了。

莊衍岸眼睛都亮了。「我可以問嗎？」

「當然……不行，你問了我也不會說。」很典型的江離回答法，機車到讓人想揍他。

江離悠哉的拿起筷子夾了一口菜放進嘴裡，咀嚼，一臉愜意。

他是拿到楊芯瞳的名片，也知道她現在在哪邊工作，但他沒有什麼想法，就只是沒料到還能再見到小朋友，心情很純粹的愉悅罷了。

江離對除了媽媽跟奶奶以外的女人向來沒有想法，甚至是以往交往過的女人也沒有。

他的想法都放在工作上、他的設計裡，應該說他最愛的就是他的作品。

江離回到台灣意外「再見」楊芯瞳，一個曾經讓他印象深刻、小他十歲的女生，可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對楊芯瞳沒有任何想法。

知道她在「Avant」工作，知道「Avant」想要拿下他的獨家專訪，但他並沒有因為楊芯瞳而特別通融。

莊衍岸果不其然拒絕了「Avant」的專訪跟封面人物拍攝，本來幾乎是口頭答應了，後來找的理由是，莊衍柔的經紀人幫她接了檔大陸的戲劇，這是莊衍柔從模特兒轉為演員的重要時刻，因此拒絕了任何在拍戲期間內的邀約。

理由挺合理的。

而且莊衍岸是一通電話直接打到總監陳浩禹的手機裡，一點都不囉唆，算算時間，應是池貞慧跟楊芯瞳拜訪離開沒多久。

楊芯瞳心忖，那時候她人還在「離岸」樓下喝咖啡呢。

楊芯瞳在跟喬萊吃飯的時候，陳浩禹撥了電話給她，得知了「不幸」卻「意料中」的事情，聽陳浩禹的口氣，禮拜一她跟池貞慧恐怕不好過。

當下她約喬萊明天週六到山上去拜拜，她最近運氣挺差的。

可喬萊說她明天得工作，接待一個大客戶，頂頭上司要他們幾個菜鳥設計師都得

去，推脫不了。

「要不下禮拜六？」

楊芯瞳想了一下。「還是明天我自己去吧，再拖到下個禮拜，恐怕等不了。」

「有那麼慘？」喬茉倒抽一口氣。

楊芯瞳想起那段沒跟喬茉說過的初戀，很想否認，但江離這名字再度被提起，的確造成她情緒跟生活上的起伏。

楊芯瞳點點頭。「好像有。」

「要不約程帥帥一起去？」程帥帥本名程維鴻，工程師一枚，是喬茉的朋友的朋友，有一次恰巧吃飯時遇上了，對楊芯瞳一見鍾情，正在追求中。他 IG 上的帳號就是程帥帥，楊芯瞳跟喬茉加他 IG 後從此都喊他程帥帥。

「免了免了，還是我自己去。」就是去求斷感情債的，莫名再背一個，何時能完。

隔天一大早，楊芯瞳穿著牛仔褲球鞋背著包包就出門了，搭捷運轉公車，又走了一段山坡路，終於抵達香火鼎盛的廟宇。

虔誠的拜拜，又隨師父念了一會兒的經，繞到山後吃素齋，這兒的素齋便宜又好吃，楊芯瞳每次來都吃，順便跟小師父聊聊天，後山這邊還有梅花林，時間來對時是一大片盛開的梅花林，美不勝收。

吃完了早齋，楊芯瞳又一個人後山晃了一圈，想想這樣能不能把腦袋裡殘留的記憶清空，讓心緒靜下來。

喬茉念她說，也該找個男友了，家裡的媽媽同樣暗示，都工作三年了怎麼就沒認識到不錯的男人，該談談戀愛了。

好像也是。

楊芯瞳承認是有對她示好的男人，就像程帥帥，但一來她全心放在工作上，二來心裡頭的那個影子好像還沒清理乾淨。

好吧，這趟下山後，得認真的找找對象，談場戀愛。當然啦，工作還是要加油跟努力！

看看時間十點多，該準備下山，回家前想跑一趟大賣場買菜，晚上料理一頓犒賞自己，就是不知道喬茉要不要回家吃飯？待會兒 LINE 問她吧。

楊芯瞳繞出小徑，看到一對老夫妻，老奶奶似乎是拐到腳了，人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先生想扶她卻扶不起來。

她趕緊跑過去幫忙，幫老先生把老奶奶扶起來坐到一旁的大石頭上，她蹲下身子檢查老人家的腳踝，腫了一大塊。

老先生很緊張，他一直握著老奶奶的手，輕聲的安撫她。

楊芯瞳這才注意到，老奶奶是個外國人，梳著包頭，氣質很好，老先生應該是台灣人，雖然年紀大了，但仍能感覺得出年輕時是個斯文帥哥。

「應該是扭到了，不過還好沒傷到骨頭。」楊芯瞳對老先生跟老奶奶說。

「謝謝妳，小女孩，妳真好心。」老奶奶的中文說的很標準。

小女孩這個稱謂讓楊芯瞳心頭小小碰撞了一下，想起很久以前也有個人很愛喊她小朋友。

楊芯瞳對老先生說：「雖然沒有傷到骨頭，但我想還是需要處理一下，先冰敷然後給醫生檢查一下，您們是自己前來的嗎？」

「不，不是，是孫子陪我們來的，他接了個電話，我們就先自己走過來。」老先生溫文儒雅，說話很客氣，接著又說：「如果可以的話可否麻煩妳打個電話給他，我們今天出門身上都沒帶手機。」

「當然沒問題。」

楊芯瞳從包包裡掏出手機，照老先生報出的手機號碼撥了出去，一開始是對方通話中，楊芯瞳耐心的等了一下，才等到對方接接。

一聽接通了她趕緊將手機遞給老先生。

「阿離啊，你奶奶她不小心拐了腳，你趕緊過來。」掛了電話，老先生遞還手機，直說謝謝。「要不是遇到妳，我們還真不知如何是好。」

楊芯瞳陪他們在原地等他們的孫子到來。

約三分鐘後，急促的腳步聲從前面的小徑傳來，伴隨著一道曾經很熟悉的聲音。

「爺爺、奶奶……」

楊芯瞳看到來人，那個老爺爺口中的阿離，她倒抽了一口氣。

竟然是江離。

江離也看到楊芯瞳，俊挺的臉龐上閃過一絲不可置信。

多年不見……第一眼她還是很輕易就認出他來，歲月在他的臉上只留下更有魅力的成熟度而已。

楊芯瞳第一個反應就是低下頭，她並不認為江離會認出她來，畢竟當年有人只是抱著打發時間戲弄小朋友的心態，根本對她沒上心。

江離看到楊芯瞳的剎那，第一個閃入腦海裡的念頭是，還真是巧！

不過他沒喊她，畢竟情況緊急，他連忙蹲下來看奶奶扭傷的腳踝。

「小女孩說沒傷到骨頭，但還是要上醫院檢查一下。」

「嗯，我來背奶奶。」江離背對著奶奶。

楊芯瞳見了連忙過去幫忙，將老奶奶扶上江離的背。

江離有健身慢跑的習慣，背起奶奶臉不紅氣不喘，腳步飛快，老爺爺有點跟不上，楊芯瞳連忙扶上老爺爺一把，帶著他走出寺廟後山。

寺廟專屬的停車場就在後山附近，江離將奶奶放到車後座，幫奶奶繫好安全帶，轉頭才看到楊芯瞳扶著爺爺走過來。

他剛剛一時心急，步伐太快，忘記這山路對老人家而言是吃力了些。

江離連忙走過去，從另外一頭扶住爺爺。

老爺爺上車後跟楊芯瞳道謝。「小女孩，謝謝妳啊。」

「老爺爺您別客氣，好好照顧奶奶。」

關上車門，車外只剩下江離跟楊芯瞳兩人面對面。

楊芯瞳開口想說她該走了，口還沒開，江離卻說了句——

「好久不見了，小朋友。」

雖然江離昨天才剛「看過」她，但今天這樣才是真的面對面見上面，真的好久不見。

楊芯瞳將心眼給蒙蔽，拒絕去承認「小朋友」這個身分，她笑了笑，很職業很得體的那種笑。

她開口，答的是一一「很高興認識你，River，江離先生。」

江離後來才發現自己一路開車下山到醫院，送奶奶進去掛骨科，等醫生幫奶奶包紮好再一路送他們兩個老人家回家，他的眉頭始終是皺著。

因為楊芯瞳，他被她漠視了。

從老家開車出來，江離點了根煙，拉下車窗，抽沒兩口，手夾著煙擱在車窗台上，不知不覺，開著車子，直到手指頭被煙給燙著，才連忙把煙給攆熄。

他冷嗤一聲。

這小朋友，能耐了，竟然敢忽視他。

楊芯瞳也覺得自己能耐了，她想要給自己一個讚，不，是一百個讚，她竟然能夠漠視江離的存在。

如今他對她而言就是知名大設計師 River，江離先生，而不是她所認識的大叔，江離大叔。

如果他臉色不是那麼鐵青的話，她肯定還會接著問他，是否願意接受「Avant」的專訪，想也知道 River 向來厭惡媒體，討厭接受採訪，她這麼說就是故意噁心他。

可惜他臉色一垮就用頭上車，沒給她這個機會。

不過心頭的得意是一下下而已，回到家後楊芯瞳忘了去賣場買菜，忘了晚上要煮一頓犒賞自己，忘了問喬萊要不要回來吃晚餐，她回到家後就悶頭睡覺，狠狠的睡，想要把梗在心頭那說不出的落寞給睡忘了。

就這樣一路睡到禮拜天，昏昏沉沉的，就連喬萊一整晚沒回來她都不知道。

喬萊是在禮拜天清晨偷偷摸摸回到家，她像個小偷似的回到自己房間，不敢讓好友知道她一夜未歸，這一夜未歸也就算了，問題是她竟然把老闆莊衍岸給睡了……

好想哭啊，就算酒後亂性也該挑個單身的，聽說老闆可是有個知性又博學在大學擔任副教授的女友啊……

禮拜一一早陳浩禹一進公司就立即把兩個區部的主編給喊到辦公室來，他英俊臉龐上的表情稱不上好看。

「為什麼莊衍岸會拒絕？這麼好的宣傳機會他不可能會放棄，找的理由還可笑得

很，偏偏可笑到我還不能問為什麼！」陳浩禹看向池貞慧還有楊芯瞳。

楊芯瞳早知道會挨這頓罵，她認了，就閉嘴讓陳浩禹罵吧。

池貞慧本以為楊芯瞳會把她供出來求自保，沒想到她卻是閉著嘴陪她一起承受，一時間說不出心頭感受。

陳浩禹罵完，換憤恨不平的陳主編跳出來。

「妳們是不是怕我們拿到 River 的專訪，所以故意先搞破壞！是不是？」陳主編本來聲音就細，激動起來又更尖銳刺耳。

而且她還拍桌子，手指頭直直指著池貞慧，恨不得甩她一巴掌。

池貞慧自知理虧，沒有吭聲，陳主編罵完池貞慧又去罵楊芯瞳，罵得楊芯瞳頻頻深呼吸，在陳浩禹沒制止的情況下，陳主編更是囂張。

「總監，你就該直接把任務交給我們區部，不管是莊衍岸還是 River 我們都會完美的拿下。」

說大話誰不會，楊芯瞳冷哼，她再也忍不住想開口時，池貞慧倒是先說了——

「把自己說的那麼行，那妳去啊，若妳可以把莊衍岸跟 River 都拿下的話，我們區部就全體給妳跪下奉茶。」

「現在都被妳們搞砸了，我們再去只會被『離岸』轟出來。」

「那妳還說……」

「夠了！」陳浩禹喝止。「別吵了。有空在這邊吵，還不如想想辦法，看如何彌補。」這麼一個大人物，要他放過實在不甘心。

陳主編坐了下來，雙手環胸，說：「我有辦法。」她得意掃過池貞慧跟楊芯瞳，然後緩緩道：「我建議從莊衍柔下手。」

「不是說莊衍柔接下大陸的戲劇……」池貞慧反駁的話被陳浩禹給截斷。

「池主編，閉嘴。」陳浩禹冷睨她一眼。

陳主編得意洋洋。「你們一定很好奇我哪來那麼多消息，會不會是我胡謔的，我早就告訴總監了，其實我妹妹是莊衍柔的專屬化妝造型師，她聽到莊衍柔跟她哥哥的對話，這才知道 River 回到台灣的消息，還有……我妹妹親口聽到莊衍柔承認，她跟 River 是情人關係。」

楊芯瞳本來靜靜的坐著，聽到這句話時身體不禁僵了一下，但隨後她自嘲的扯扯嘴角，早知道江離先生「桃花處處開」的精彩事蹟，還是個「名模收集器」，他跟莊衍柔交往並不意外。

陳浩禹眼睛都亮了，這是名人不為人知的緋聞啊。

「若我們從莊衍柔那邊下手，讓她對 River 吹吹枕頭風，那麼比我們直接找 River 的機會還要高。」陳主編說出她的「計畫」。

池貞慧嘲諷的說：「River 的緋聞女友還會少嗎？」意思是，莊衍柔恐怕也只是過客，根本影響不了 River 什麼。

「莊衍柔跟 River 相識多年，她甚至暗示性的說過不管 River 多麼花心，最後一定會娶她。」陳主編說的信誓旦旦。

這下子池貞慧也無話可說了，只能咬著牙看著他們這個區部在陳浩禹面前吃癩。

誰叫她沒有一個當名模化妝師的妹妹。

她看向楊芯瞳，登時覺得有些對不起她。

「好，就這麼……」陳浩禹正想拍板定案時，擱在桌上的手機驟然響起，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趕緊接了起來。

「莊總監，您好……」

是莊衍岸！幾位主編均屏住呼吸。

「是的……可以接受我們的專訪了……嗯，是、是，當然，沒什麼好歉意的，您願意接受『Avant』的專訪是我們的榮幸……」

莊衍岸似乎在電話裡說了什麼，陳浩禹靜靜的聽著，神情變化萬千，最後竟然失控的叫了出來。

「什麼！River 可以一起接受我們的採訪，River 會跟您一同拍攝封面照……天啊，當然可以，萬分的可以，絕對可以……」陳浩禹都快要跳起來了。

楊芯瞳跟其他三個主編面面相覷，這是怎麼回事？莊衍岸過了一個週末突然大逆轉，從當天一開始就拒絕，到現在不僅主動求上門，還把 River 大神給供出來。這對「Avant」而言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就算被砸昏頭也心甘情願。

「嗯……條件……是……」陳浩禹突然抬頭看了楊芯瞳一眼，莫測高深。

楊芯瞳接觸到他的目光，心膽莫名的一顫。

「當然沒問題。」陳浩禹又抬眸看向楊芯瞳，這回是瞅著她不放，直到他把手中的電話掛斷放下。

所有的人此時全盯著陳浩禹，聽他宣布答案，雖然已經猜到八分了。

「莊衍岸答應了我們的專訪，他說莊衍柔去拍戲沒檔期，但有個好友可以跟他同框，擔任我們的封面人物……他說的是 River。」

除了楊芯瞳，全部的主編那叫一個激動，尤其是陳主編，下巴都快抬到天花板了，她認為這一次的專訪絕對是她的了，因為先前這個專訪差點被楊芯瞳跟池貞蕙給搞砸，這次說什麼也輪不到她們區部了。

陳浩禹開口前，視線直接盯在楊芯瞳。

那目光讓楊芯瞳那莫名打冷顫的感覺又泛起。

他說：「芯瞳，我的好學妹，這獨家是妳的了。」

「為什麼？」在場的三個主編，通通跳了起來，下巴也全掉了。

「沒有為什麼，只因為她是對方指定。」

楊芯瞳覺得自己此時就像是被單吊著一隻腿的青蛙，一下子被放到滾水裡燙、一下子又拉起來受寒風吹……

這獨家能不接嗎？還真不能不接。

但她真的不想接。

她不懂，為什麼莊衍岸會突然改變主意，然後很大方的把 River 亮出來……River 有多討厭媒體眾所皆知，莊衍岸敢這麼做絕對是 River 授意。

所以是江離指定了她？

楊芯瞳不想往自己臉上貼金，想太多都沒有用，最好是快點把這件事給解決。

池貞慧對她沒敵意了，雖然多少有些嫉妒，但獨家落在他們區部裡，儘管不是她本人，但可以打擊到那囂張的陳主編，她就是一整個心情爽。

池貞慧很積極的幫楊芯瞳，將原本她收集到相關於 River 的資料全給了她，要她好好做功課並且馬上跟「離岸」聯絡。

而在「離岸」這邊，莊衍岸自認已經是個夠處變不驚的人，就連週六晚跟公司員工喝多了，兩人不小心滾上床，待他在飯店大床上醒來後，對方壓了幾張千元大鈔在床頭，然後人已經跑了……被當成牛郎使用他都還能沒找對方算帳。

可當他星期一早上被闖進辦公室的江離直接吩咐，「打電話給『Avant』，說你願意接受他們的採訪，還有我，不過條件是只能由楊芯瞳來負責。」

他內心之震撼啊！

掛掉電話後他看向江離，看了許久許久，眼神複雜且難以形容。

「難道你不解釋解釋嗎？」以莊衍岸對江離的瞭解，他問了也沒用，江離只會回答他「解釋什麼」。

只是沒想到這次江離卻回答了。

江離嗤了一聲，把帽子一拉丟到他的辦公桌上，江離那一休假就懶得修剪的鬍渣越來越濃密，若放到長相普通的男人身上叫邋邋，但放到江離那張俊臉上就叫性感，真男人一枚。

江離用大手耙過髮頂。「真煩。」

這是有故事了？莊衍岸從未見過有什麼事情讓他如此煩躁，行為舉止都已經脫離「江離模式」。

就像願意接受採訪，還願意上封面，就為了……楊芯瞳？

「你的煩是因為……女人？那個楊芯瞳？」莊衍岸對她的印象只有留著極短的頭髮，僅此而已。

「嗯，女人真的挺難懂。」

江離承認了，他竟然承認了，他是為了一個女人而煩……

「我現在情緒挺複雜的。」莊衍岸說。「難過又爽快，難過是為了我妹妹，她肯定沒希望了，爽快是因為你這傢伙終於報應來了，哈哈……」

江離丟給他一個「你是白癡嗎」的眼神。

「我有什麼報應？」

「讓你心煩的女人終於出現了，這不是報應是什麼！」

「你有毛病，我只是為她的態度前後不一感到心煩，我可沒想要跟一個小朋友怎麼樣。」

「小朋友？」莊衍岸在心頭呵呵兩聲，那個楊芯瞳頂多頭髮像個小男生，容貌跟身材可一點都不像小孩。

若真不想跟一個女人怎麼樣，那又何必心煩。

這時，他們話題裡的人物，竟一通電話打來了，祕書內線告知，是「Avant」的

楊主編來電。

莊衍岸接了電話，原來楊芯瞳是來電邀約莊衍岸，想為專訪做初步的溝通，他很客氣的說要不晚上一起吃個飯，楊芯瞳回應該由她來做東才是，莊衍岸說下回才讓她請，反正機會多的是，他請祕書訂好餐廳後，會讓祕書將時間地點發給她。見莊衍岸掛上了電話，江離說：「讓祕書訂兩個人就行了。」

「你不去？」莊衍岸問，不是對楊芯瞳很有想法嗎？怎麼約了又不去？

江離淡漠的回了句。「我去。」

你去那還訂兩位……喔、喔，他懂了，意思是，他不用去，去幹麼？當電燈泡嗎？當然不能去，去了肯定會被江離給怨對死。

六點，「一間餐館」，店址跟電話都發到楊芯瞳的手機上頭。餐廳離雜誌社很近，走路約十五分鐘就可以到，楊芯瞳在公司待到五點半才拎著公事包離開。

楊芯瞳 Google 過「一間餐館」，這是家知名的私廚菜館，平常非常難預約，莊衍岸的祕書能夠當天馬上預約到，可見莊衍岸是熟客。

楊芯瞳一踏進餐館報上姓名就被迎進 VIP 包廂，裡頭已經坐了一個人，白 T、墨綠色飛行夾克搭配牛仔褲及白球鞋。

落腮鬚有些亂，卻增添性感，會讓女人腿軟走不動的那種。

約的是莊衍岸，來的是江離，楊芯瞳再度覺得自己又被丟進滾水裡燙了一回，反正她是隻沒選擇權的青蛙，誰來她都得上不是嗎？

對雜誌社來說，江離親自來更好。

對楊芯瞳來說，她卻不覺得好。

「真是太惶恐了，River 老師怎麼有空？莊總監人呢？」楊芯瞳脫下大衣，她今天穿了件牛仔長襯衫洋裝，腰間繫著細皮帶，搭配咖啡色裸靴，顯出她姣好的身形還有白皙勻稱的小腿。

「先點餐吃飯，我餓了。」楊芯瞳客套到不行，讓江離不太爽，決定先吃飯。

「老師您點就好了，我隨意，而且我們總監有交代，千萬不能讓老師請客，這我可以報公帳的，請老師您盡量點。」

太客套了，完全是應酬的口氣。

江離一個火大把菜單給闔上，說：「那我讓老闆把一人份要價六萬的套餐送上兩份好了。」

「……」楊芯瞳心狠抽了兩下，一人六萬，那今晚吃一頓要價十二萬，這已經是吸血價了，她報上單據時可能會被陳浩禹直接丟出辦公室。

「呵呵，老師您是在開玩笑嗎？」

江離按鈴喚來服務生。「我像是會開玩笑的人嗎？況且為了討好我，妳不是該竭盡所能？」

服務生來得很快，江離說：「跟老李說一切照舊。」

「是的，江先生。」服務生將菜單收走，微彎著腰退出包廂。

楊芯瞳笑得很勉強。

江離看了她一眼。「沒想到才四年而已，單純的小朋友變得好虛偽，明明心頭不悅，臉上還是得笑著。」

這話說得尖酸，不過挺有江離本色。

他這是在激楊芯瞳，他討厭她的惺惺作態。

楊芯瞳還真禁不起被激，也許是因為心裡頭放了對他的埋怨，一年又一年的累積，足足四年，終於在見到他的時候爆發。

「還不是跟您學的，將近兩個月的相處，所有人都以為你只是一個打零工的，包括我，殊不知鼎鼎大名的設計天才 River 竟然會窩在鄉下的農場裡，那時候你瞧我應該覺得挺好笑的吧，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朋友……」

江離難得解釋，「我無意欺騙任何人。」

「好一個無意，不說就是無意，不說就不是欺騙嗎？」

江離沉默了幾秒。「妳認為我欺騙了妳？」所以再見後態度才會如此疏離。

「不，你只是不說而已。」楊芯瞳收斂了情緒，聲音淡淡的，她的淡是刻意要隱瞞心頭的痛。「不說不算是欺騙吧，你應該是這麼覺得。」她聳聳肩。

不說且不告而別，讓她像個傻瓜一樣……

在京都那一次，看著他擁著美女周旋在眾多名流間，她發現了他真實的身分，覺悟了兩人之間不僅是年齡的問題而已。

也難怪他始終不接受她，她誤會他只是個打零工的大叔，他也直接讓她誤會，認為什麼都不必要讓她知道。

江離無話可說，他當時的確是這麼認為的。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曾經是『小朋友』跟『大叔』的那一段過往抹去也挺好的不是嗎？現在我們重新認識，你是設計界的大神 River，我是雜誌社的小小編輯，我們極盡所能想要巴結你，拿到你的專訪，你可以拿喬可以刁難可以不用我，這才是正常的。」

他們本來就身處兩個迥異的世界，這樣才是符合他們彼此身分的相處。

「妳是什麼時候知道我是 River？」

服務生敲門，拉門，推了餐車進來，江離跟楊芯瞳看著兩個服務生動作迅速的將餐點擺到桌子上，這其間沒有人說話，氣氛冷凝，似乎每隔一秒鐘溫度就往下掉一度。

服務生離開了，包廂的門被拉上，還是沒有人拿起筷子吃飯。

「妳是什麼時候知道我是 River？」

江離又將剛剛的問題說了一遍，似乎很堅持得到答案。

「你離開後一年，在京都，好友拉我去看她心目中的設計大神作品展。」

江離想了一下才想起來，三年前在京都美術館，他的老師邀約他前往辦展，他本人也有出席。

楊芯瞳自嘲的笑了笑。「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你又何必在意。」

「因為妳很在意……」

「你錯了，我不在意。」

楊芯瞳口中的不在意讓江離有點悶，甚至有點惱怒。

「如果妳真的不在意，妳不會對我如此客套客氣。」當年可是她主動黏在他身邊，大叔長大叔短的喊著。

楊芯瞳很無力。「好，我在意，這樣可以了嗎。」她一副「你最大，你說什麼都可以」的口吻。「都已經那麼多年了，我們又何必在這上頭繞圈圈，你答應給我們專訪，我們非常的感激你，我會竭盡所能把這個專訪做到盡善盡美，做到你滿意為止。」

她深喘一口氣。「就這樣，我餓了，我們可以吃飯了嗎？」

於是這一頓飯，開始得很不美好，結束得也很不美好。

江離沒有反駁。

他只是心塞，見面說開比沒見面前心情更差。

Crescent Family